



大漢之華

大漠之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编

大 漠 之 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frac{1}{2}$ 印张

1979年7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统一书号：10098·67 定价：0.45元

目 录

永世难忘雨露恩	玛依努尔 (1)
这条路走定了	都幸福 李 叶 (8)
草原的女主人	刘云莱 (19)
花帽寄深情	刘景华 (28)
大漠之华	尚久骅 (37)
人民的医生——好娜嘉	达 文 (51)
桃李生涯四十年	董为清 (64)
创造未来的劳动	谢 刚 (78)
明珠放彩	任兆中 (90)
稻乡白莲	陈 刚 (101)
种稻记	刘 铎 周乐溢 (112)
阿拉力的春天	雷杰超 (125)
雅满苏的报春花	李 叶 (134)
列车飞驰向北京	李家璧 (150)
阿 娜	朱光华 (161)
公 仆	里 征 (171)
无花果	樊跃琴 (184)
心红手巧架金桥	范皓文 (193)
帕提古丽和她的妈妈	刘 丹 (204)
叶尔羌河情歌	朱光华 (210)

永世难忘雨露恩

玛依努尔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踏上了她诞生以来的第三十个年头。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回顾三十年来我们新疆各民族妇女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回顾我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禁心潮起伏，热泪盈眶。抚今追昔，我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党讲，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党唱。党呵，没有您的阳光雨露，就没有我们各民族妇女的今天；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仍在苦难的深渊中呻吟。

旧社会，我们各族妇女，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真是做不完的牛马吃不尽的苦。旧社会有十八层地狱，我们劳动妇女被压在最底层。写到这儿，我耳边又响起了巴依、伯克的皮鞭声，我眼前又映现出令人泪下的情景。我仿佛看见了孤苦无靠的奴尔汗和毕肯，正流浪栖身在凄风苦雨笼罩着的山村野岭；我仿佛看见三岁死了娘、八岁死了爹的韩秀珍，年仅十四岁就嫁出去，挨打受骂帮人做女佣；我仿佛看见了巴依的老婆正用钢针猛戳阿依肯木汗的手心，听见了阿依肯木汗那撕人心肺的惨叫声，使她至今手心上还烙着抹不掉的斑斑红点。这红点，分明是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斑斑血证……

旧社会过来的劳苦妇女，哪一个没有一本苦情帐，哪一

个没有一腔血泪仇呵！我自己就有过和她们同样的悲惨命运。我出生在伊犁霍城县一个贫农家里，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当我母亲在第三个孩子快要临产的时候，地主还在逼她干活。终于因为劳累过度，早产了。我那降生在土块上还没来得及哭喊几声的妹妹，就随着母亲一起离开了人间。妹妹呀，你为何来得突然又去得匆匆？你知道旧世道等着你的是苦难，所以才这么匆匆离去吗？那时候我才两岁，哥哥四岁。后来因生活所迫，父亲带着我们兄妹到伊宁去谋生，我很小就在一家织太布的小厂子里当童工。我的童年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布衣服，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创伤烙着创伤，仇恨印着仇恨……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阕。”新疆解放了！党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天山南北。我们各民族妇女头上的大山，被推倒了；身上的枷锁，被砸碎了。我们分田地，闹翻身，干革命！三十年来在农牧、工交、财贸、文教、科技、卫生等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真是：妇女翻身得解放，昔日奴隶变主人，新旧社会两重天呵，我是见证人。

我挺起了胸膛，擦干了喜泪，我又看见了，看见了过去的流浪儿奴尔汗和毕肯。今天她们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走进了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亲切接见。我又听见了，听见了自己心绞痛发作了还在为病人看病的娜嘉的铿锵誓言：“宁可自己倒下去，也要让病人站起来！”听见了，听见了十六岁就开始当教师，数十年如一日，桃李满天下的沙热的炽热话语：“只要加温，铁疙瘩也能冶炼成有用的好钢！”呵，各条战线上的

先进妇女，手拉着手向我们走来了。她们之中有设计制造出六十万吨分子筛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的工程师俞权平，有“志在黄河流碧水，着手赤地变青山”的林业研究员慈龙骏；她们之中有使穷队变富队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马白莲；她们之中有全国冶金战线的标兵，开十二吨大卡车的上海支边青年俞浣贞。还有科学种田，使五百三十九亩水稻一季平均亩产一千四百零八斤的“马桂芝妇女班”……呵，她们走来了，走来了，她们代表着全疆六十六万八千多女职工，十万六千多名女干部，正昂首阔步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她们走来了，走来了，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妇女当花瓶，妇女作牛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谁说我们妇女是“辫子长见识短”？她们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妇女一旦翻身得解放，必将在各个岗位上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各民族妇女之所以有今天，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不可能！每当想起解放以来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体会尤深。

新疆解放的时候，我才二十岁，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就在这一年，我个人生活中遭到了极大的不幸：我的丈夫阿合买提江是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赴北京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不幸飞机失事而牺牲了！噩耗传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极度悲痛之中。在我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党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王震同志一进疆就首先去到伊犁，他一下飞机就去看望我，他说：“新疆各族人民都在哀悼阿合买提江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新疆分局向你表示慰问。”王震同志还一再叮嘱我，注意健康，好好抚养孩子！一九五〇年七月

间，沈钧儒老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伊宁，又亲切地看望了我，传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的关怀。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这株将枯萎的幼苗得救了。我想为国家做点什么，来报答党的关怀。这时候有一小股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妄图进行破坏，他们深夜敲打我的窗户，恫吓我；白天挡住我的去路，威胁我：“怎么，你当起大人物来啦！”我认识到，他们是想通过我丈夫的牺牲来挑拨少数民族和党的关系，我敢不敢坚持工作，是敢不敢跟共产党走的大是大非问题。想起党的关怀和鼓励，我腰杆子硬起来了，我没有退却，我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

一九五二年国庆，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九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和少数民族观礼团的同志，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我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向毛主席献了锦旗。“十一”后得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听了这消息，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着觉，拿什么作为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呢？我想啊想啊！一直想到天亮。第二天跑了整整一个半天，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花店，我要选最美最香的花来表达我对毛主席的爱戴和深情。晚上，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来到了中南海会议室。我让我的孩子把两束鲜花献给了毛主席。主席微笑着对我说：“欢迎你到北京来！”接着又说：“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培养后一代。”主席那慈祥、和蔼的笑容，象一阵春风，一下把我的不安和拘束全吹掉了。我向主席保证，绝不辜负你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那只有四岁的小儿子，一直寸步不离地围在毛爷爷身旁。不知什么时候，他嗖地一下跳坐到毛主席膝盖上，这下把我急坏了，小调皮怎

么这样不懂礼貌呀！主席却亲切地抚摸着孩子的头说：“你这个小娃娃，一点儿也不认生！”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主席是这样的伟大而又是这样的可亲啊！临告别时，主席知道我们要去东北参观，送给我们母子三人一人一件皮大衣，让我们在路上御寒。回来后，我的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幸福吗？幸福；荣幸吗？荣幸。为什么这天大的喜事会落到我头上来呢？我玛依努尔难道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成绩不成？不，不是的，毛主席关心我，正是关心新疆各民族妇女呀。我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是的，党的关怀和教导，给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那怕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志一样受到残酷迫害，我顶住了。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我被迫停止工作，强制劳动改造整整六年。开始，我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迷惑不解，对我个人的审查，思想上有委屈有反复。在这继续革命还是后退的关键时刻，我到底怎么办？选择那条路？我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想起旧社会我是怎么过来的，新社会又是怎样成长的。我回想毛主席对我永世难忘的接见，也回想了一九五二年我在周总理家做客的情景，那情景是那么清晰，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

总理在他那朴素的客厅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我认识阿合买提江同志，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时我见过他。他牺牲了，是一个损失！”接着总理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生活、工作和我们新疆社会上各方面的情况。我开始说时还有些拘束，我见总理听得那么专心，就越说越起劲，把我所知道的一古脑儿往外倒。总理一直专注地听着。不时频频点头，有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总理了解到我的

文化程度不高，想学习，很关心地说：“你 现在 身体不大好，你是先带上孩子到北京来休养一段时间呢，还是现在就上学呢，你自己考虑吧。”总理对我的关怀是多么无微不至啊。

一次，我出国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临行前，周总理又特地接见了我，嘱咐我不要顾虑孩子，放心前去开会。我回国后才知道，我走后总理还特地给新疆省人民政府打了个电报，要政府帮我妥善照管好两个孩子。

我还想起，在一九五八年，陪同朱委员长和康大姐视察天山南北时令人欢欣鼓舞的情景。当时解放还不到十年，可是，千百年来做梦也想不到的男女平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已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各族姐妹迸发出火一样炽烈的劳动热情，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愉快地从事着劳动。到奎屯一个农场视察时，朱委员长意外地同来疆支边的侄女见了面，委员长鼓励她为边疆建设作贡献，康大姐嘱咐她向新疆妇女学习。

回想到这里，我感到心底豁然开朗，思想里得出了一个结论：眼前的遭遇不会长此下去，这绝不是党的政策、毛主席的路线。我坚信党的政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回来，坚持就是胜利！要坚持到胜利，就需要一个好的身体。当时我给自己列了一个表，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然后跑步、做操，锻炼身体。这次考验给我最深刻的体会是：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在打击和挫折面前消沉的。我们新疆各族优秀妇女，不正是在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吗？米泉县红旗公社新庄子大队党支部书记马白莲同志，当她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后，

说：“你们批完了没有？批完了，走，跟我下地干活去！”革命妇女就是要有这种向前看的胆略和气概。瞧一瞧今天妇女们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飒爽英姿吧，看一看这本小集子中所记录的各族先进妇女的事迹吧！你们一定会听出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你们一定会看清三十年来全疆妇女运动的战斗历程，你们一定会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没有党的阳光雨露，就没有我们妇女的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仍将在苦难的深渊中呻吟。

当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前景正在向我们频频招手，我们妇女同志应当怎样担负起这极其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呢？回顾以往，为的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为的是继续革命。现在，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实现“四化”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没有“四化”我们国家就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是，目前新疆农业生产和其他各条战线上，机械化水平还不高，在一些地区许多妇女至今还在用塔合（维语：麻袋）背运肥料。看到这种现象，我要和全疆各族妇女一起为“四化”忘我奋斗。首先做好妇女工作。敬爱的邓颖超大姐、康克清大姐都多次谆谆教导我，在党的领导下，大胆地做好妇女工作，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女干部，我一定努力去做。妇女姐妹们，让我们乘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东风，和男同志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制，齐心协力，为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贡献力量，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这条路走定了

郝幸福 李 叶

“来这里不容易呀”

“这条路走定了”。这是上海知识青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杨永青重返农业第一线时发出的豪迈誓言。

杨永青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希望她在高中毕业后上重点大学，当一名科学家。她从刚刚开始上学，就逢上上海解放的火红岁月。在学校里，她参加了少先队，加入了共青团。一九六二年，当她高中毕业时，肺结核病使她失去了投考大学的机会，在徐汇区一家唱片无线电商店当了营业员。正当她面临着重新安排未来、设计理想的关键时刻，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活动。雷锋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胸怀。她决心象雷锋那样，做一颗党所需要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一九六四年春，上海市委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杨永青权衡了大城市与边疆、农业第一线和商业工作的轻重缓急，下定决心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磨练，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增长才干，到祖国的边疆去献身于伟大的农垦事业。她接连写了三份申请书，交给党组织。领导上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意见，没有批

准她的申请。最后，她给党组织写了血书，表示要“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党组织这才批准了她的要求。一九六四年七月，杨永青满怀激情，从黄浦江边奔向祖国西北边陲的准噶尔盆地南缘——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

杨永青到来的时候，石河子总场已是盛产粮棉瓜果的绿洲了。杨永青和其他上海青年们看到这里一望无垠的条田，绿浪起伏的麦海，纵横交错的水渠，枝繁叶茂的林带，处处感到新鲜。他们用歌声赞美老一代农垦战士创立的业绩，也抒发着自己豪迈的感情。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惋惜，后悔自己来晚了，没有赶上最有意义的农垦第一犁。他们深深感到，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种艰巨而又伟大的事业。

石河子总场党委理解青年人的愿望和要求，单独给分配来场的一百一十二名上海青年成立了上海青年连。从此，杨永青和战友们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不久，青年连就进入苇子湖开荒了。每天三点半就起床，上工要走一个多钟头。光这十几里路，对一些出门就要乘车的上海青年来说，不啻是一次过草地的艰苦行军。何况还要成天弯着腰拣苇根，抬着抬把子清地。前面，大条田越走越觉得长，苇根越拣越觉得多。青年们手上打起了亮晶晶的水泡，脚根走得起茧皴裂。灸人的烈日，艰苦的劳动，思家的思绪，一起集中而来。这在杨永青身上也引起波动：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里的面貌呢？什么时候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呢？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意志的动摇，是战斗的退却，她必须战胜自己的这种懦怯。她想到进疆前一位老师的告诫：“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不容易的，而坚持这条道路更

不容易。”她责问自己，既然认定这条路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能坚持呢？没有艰苦，不经劳累，远景规划怎么能变成现实？她想到刚来时老红军、老八路讲述的建场初期的故事。那时他们住地窝子，用坎土曼翻地，用人力拉犁。他们从不叫苦，为什么我在困难面前要畏缩动摇呢？她看着打泡的手，回顾写血书的决心，坚定地笑了。于是，一个敦促自己进步的公式，在思想斗争中孕育成熟了：

艰苦·困难×劳动·斗争=理想·幸福

这短短的十二个字，凝集着极为深刻的人生哲理。它是杨永青用青春总结出来的，它概括了一代上海青年成长的历程。

青年们在老军垦战士言传身教、热情关怀下，渡过了艰苦的垦荒岁月。青年连一年间在苇湖荒原上建成了一个生产连队，当年播种了二千七百亩冬麦，栽植了一条条青年林，修筑了一条条青年路，并配合老职工盖起了一排排营房。青年们第一次感到他们已成为给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人。

恰值杨永青进疆一周年，在准噶尔的战斗集体中逐渐成长的时刻，周恩来总理给她直接上了关键的终身难忘的一课。

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周总理不顾出国访问的疲劳，在来到石河子视察工作的短短二十个小时内，与陈毅副总理专程到石河子总场看望上海支边青年。

十一个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在林带里被接见了。杨永青紧挨在总理的身边，和其他代表一起，向总理汇报他们过家庭、生活、劳动这三关的情况。周总理洞察入微，对青年们所走的道路，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和亲切的鼓励。又仔细询问了他

们的思想、劳动、生活和学习情况，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做好共青团的工作，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做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当总理问到杨永青的家庭情况时，杨永青脸红心跳，羞涩地说：“我出生在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香港。”总理点点头说：“噢，那你来这里不容易呀！”陈毅副总理风趣地用上海话问大家：“你们想不想家？”有人抢着回答：“不想家。家里来信叫回也不回去。”周总理微笑着不停地打量每一个青年，问道：“稳不稳？”

大家回答：“稳！”

“真的？”

众口一致：“真的。稳！”

对着运筹帷幄、日理万机而又如此平易谦和、关怀青年的周总理，还有什么结症不能解决，还有什么困苦不能克服，还有什么理由不实现自己的决心，还有什么困难要让总理分心呢？

“稳不稳？”至今还是每一个青年、每一个边疆建设者需要确切回答的问题。但在当时杨永青还没有完全理解总理问话的深意，她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才逐渐领会了的。那时，她反复品味的，是总理接见时金玉铿锵地嘱咐：“你们是搞农业的，首先要把农业搞好！”

当时杨永青已经调在学校教书，不久又因病休养。但她对照总理的教导，又认真分析教学与农业的关系，在接见后两个月的三秋大忙时，她毅然打了报告，要求调回到连队去参加农业劳动。她牢记总理的关怀和教导，在返回农业第一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不久，她被选为副连长。进疆只有两年的杨永青象一株植根沃土的白杨，迅速茁壮地成长起来。

“稳 不 稳”

扎根边疆的思想稳不稳，这在顺利的时候不难作出回答。但是遇到波折，处于逆境的时候，将会怎样呢？杨永青很快就遇到这个严肃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些人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把杨永青当作“十七年培养的黑尖子”、“有海外关系的资产阶级臭小姐”，给她贴了不少大字报。当时，有些人把上海青年的知识、兴趣、语言、生活习惯都说成是他们的错误。一些受极左思潮煽动的人，忘了上海青年当年一路歌声一路笑，从风和日丽的海滨来到冰天雪地的边疆时的满腔热情。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冲破了家庭的阻挠，有多少人隐瞒了自己的疾病，又有多少十五岁以下的少年虚报了年龄呀！对他们不是关心、爱护，反而歧视、迫害，喊出“上海青年靠边站”的荒唐口号，多么令人寒心哪！

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杨永青苦恼过，自卑过，彷徨过。但是，她想起总理在勉励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时说过的话：“我的历史比你们复杂嘛，跟国民党共过事，同美国人谈过判。把历史、家庭搞清楚就行，重在表现嘛。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顿时，她清醒了，安心了，感到了巨大的支持。她决心迎着风浪，去经受斗争的考验，挺起胸膛去战斗！

这时候，一部分上海青年出于对歧视打击的反抗，和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纷纷离开生产岗位，“杀回老家闹革命”。杨永青没有动摇，她一面进行劝阻，一面把精力贯注在工作中。她坚持抓好由她分管的连队后勤工作，和炊事员一起切菜、蒸馍、送饭，和职工一起锄地、种菜、喂猪，还要关心托儿所，组织家属排。

后勤工作人们都认为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使。当时连队住房紧张，盖了几间房许多人争着要；家属排年终分配，家属要求的跟上级规定的总有距离。好些人经常为了个人要求，当面把杨永青痛骂一顿。但她既不跟你闹，又坚持原则。在杨永青当过七年副连长的九连，连骂过她的人也承认：“我们看到的女同志，她度量最大。”

杨永青虽然是管后勤的，也不忘参加连队的生产劳动。有一次她病倒在床，听到广播里动员职工到粮场加班垒玉米，就强打精神坚持着和大家一起垒玉米，一连干了几个晚上。挖大渠规定女同志挖上方，她却总是跳到两米多深的渠底，跟男同志一起挖下方，而且跟职工一样分任务。一次修公路，她的头被崩起来的冻土砸伤，包扎过后，仍然冒着风雪到工地挥锹抡镐。她时刻记住自己是个知识青年，跟工农群众一起锻炼，才能有所前进；她也不忘自己是个干部，干部干部，就应该先干一步。

杨永青深知，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来到边疆，不只是成为一个劳动力，而是要把知识献给边疆的大地，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因此，她在进疆时，不单带了温度计，也带来水准仪。当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后，杨永青便具体考虑农业现代化和科学种田的新课题。在党支